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九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鄧友懍

讀禮通考卷九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十

山陵四

宋僖祖欽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壬戌有司上皇高祖文安府君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高祖妣崔氏謚曰文懿皇后陵曰欽陵

順祖康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曾祖中丞府君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后陵曰康陵

翼祖定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祖驍衛府君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妣京兆郡夫人劉氏謚曰簡穆皇后陵曰定陵

宋史禮志順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營奉三陵遂以一品禮葬河南縣制度比安陵減五分之一石作減三分之一尋改定陵曰靖陵

宣祖安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考武清府君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宋史禮志安陵在京城東南隅乾德初改卜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訾鄉鄧封村以司徒范質為改卜

安陵使學士竇儼禮儀使中丞劉温叟儀仗使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鹵簿使太宗時尹開封為橋道頓遞使質尋免相以太宗兼轄五使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環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

東都事畧宣祖昭憲皇后杜氏建隆二年崩于滋德

殿謚曰明憲葬安陵乾德二年改卜安陵更謚曰昭
憲合祔安陵
文獻通考安陵陪葬子孫一百二十一墳
太祖永昌陵
東都事畧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帝崩于萬歲殿明
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
宋史禮志陵在鞏縣祔宣祖
東都事畧太祖孝惠皇后賀氏周顯德五年崩葬安

陵之西北

孝明皇后王氏葬于安陵之北

宋史禮志孝明孝惠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時議改卜安陵于鞏弁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長七十五尺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至乳堂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四月九日葬孝惠于安陵之西北孝明于安陵之北

乾學案宋時皇后如宣祖昭憲杜后合祔安陵為行前代之禮而太祖之孝明孝惠二后一葬宣祖安陵西北一葬安陵之北孝章宋后亦不同兆域太宗皇后尚有葬安陵西北者章獻明肅劉后亦葬真宗永定陵西北隅當時禮官不主祔葬今采録宋時皇后葬地並附著於帝後以便考覽也

宋史禮志孝章皇后宋氏至道元年四月崩六月上

謚曰孝章皇后以歲忌權欑于趙村沙臺三年正月祔葬永昌陵之北皇堂陵臺神牆乳臺鵲臺並如孝明園陵制度

文獻通考永昌陵陪葬子孫一十五墳

太宗永熙陵

東都事畧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帝崩于萬歲殿十月己酉葬永熙陵

宋史禮志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

二百五十尺置衛士五百人于陵

東都事畧太宗淑德皇后尹氏早崩葬于孝明陵之西北　懿德皇后符氏葬于安陵之西北　明德皇后李氏祔葬永熙陵　元德皇后李氏以真宗生母祔葬永熙陵

文獻通考元德皇后李氏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于普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

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敬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光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永熙陵陪葬子孫八墳

真宗永定陵

東都事畧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于延慶殿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

宋史禮志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卧龍岡堪庀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

文獻通考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翼祖已名定陵于是復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宋史后妃傳眞宗章懷潘皇后端拱二年五月薨葬永昌陵之側陵名保泰　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崩葬永熙陵之西北

宋史禮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明道二年三月崩于寶慈殿司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步十月五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宋后妃傳李宸妃生仁宗章獻以為已子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薨章獻太后欲以宫人禮治喪丞相吕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獨坐簾下召吕夷簡問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何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内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儻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夷簡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内都

知羅崇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勲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死以非命仁宗號慟尊妃為皇太后謚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往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慶歴中改謚章懿

禮志章惠皇后楊氏明道三年十二月崩四年十二月

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仁宗永昭陵

東都事畧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冬十月甲午葬永昭陵

傳家集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言山陵擇地劄子曰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

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絶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臨事制宜也周禮

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盖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祖宗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向者國家以拘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来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来葬于永安百

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制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寛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甎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預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按行山林使等只於永安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内

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預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寛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太約虛數及妄定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名臣琬琰之集鄭獬上疏曰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為過侈以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溢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闕財賦不支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

能充補萬一歲凶民饑少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禦豈可以乾興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竊惟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異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為準獨不傷先帝平日積儉之德乎臣以為宜飭有司條其名數再議減節

范鎮奏曰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司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官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

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等謹議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乞減昭陵用度疏曰伏聞大行皇帝山陵一準真宗山陵故事臣竊以定陵比永昌永熙事事益增陛下孝思無窮故取禮物極盛者為比臣徘徊顧思感傷陛下哀念先帝之意而竊未敢以為得也伏惟陛下周覽博識貫通古今至於孝不繫於厚葬奢無益於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後曉所以不復遠引旁摭為蔓辭以重煩聖聽獨有一

事慮陛下悲慕之切未遑及之故臣昧死以陳夫以
陛下之孝天下之廣俾先帝陵寢更加於真廟亦不
為難也然古先哲王多以儉薄為美者豈歉於力而
嗇於財耶蓋人情不以禮節之則將無有限斷臣竊
謂送終之具得如太祖太宗先帝可以無憾奉先之
志得如太宗真宗陛下可以無愧況乾興事體與今
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國四十二年慈愛惻惻惟恐一
物失其所今之興役正當盛夏工限過急不能免傷

人之生物雖官給不能免勞民之力若緣定陵制度禮物稍加裁損則傷生者坐減而勞力者易供先帝在天之靈必將大以為慰也敢乞陛下詳思遠慮以禮斷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熙為例既足以終先帝恭儉之德而奉承遺詔又足以發陛下仁孝之道而光昭初政一舉而衆善皆得

元豐三年程頤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

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

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

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

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

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

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

度不盈尺異日以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

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為計

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歴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歴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

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
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别加裁
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
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
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是但恐
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
辨也不遵聖訓不度時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為賢乎
為愚乎且陰陽之説設為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

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為忌也獨
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
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為高宗子
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
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不以是事勸陛
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
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
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軌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

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
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
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
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
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
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有爲
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
死何面目見神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

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為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予唯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程頤上富鄭公書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受命而已莫敢置思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覩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幾萬斤以木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卯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皇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

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唯以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令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為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為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以来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

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椁之制仍更别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

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為不為爾哀哉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慄無地不宣

蘇洵上韓昭文論山陵書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帷薄器皿敝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

臣下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内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

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没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逾禮之費以拂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乎空虚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君子不以天

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

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如建薄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華元
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如曰詔
勅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
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用漢氏長
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
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
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

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韓忠獻遺事仁宗永昭陵葬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時諸使皆欲不問而掩之韓公琦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

宋史禮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元豐二年十月崩于慶壽宮命韓縝為山陵案行使縝言永昭陵北稍西

地二百六十步內取方六十五步可爲山陵上以迫

隘詔增十步三月十日葬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東都事畧治平四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秋八月

癸酉葬永厚陵

文獻通考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

科率煩民八月葬永厚陵禮如舊制

名臣琬琰之集神宗時程頤代父上書曰臣聞孝莫

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以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疏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顧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監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

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已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謂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

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来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茍若務合常情遂忘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情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茍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

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
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
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
抑至情深為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
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需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
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
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
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是

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常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

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朽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内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乾德初改葬宣祖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其下宫及兆域遠近之數皆稱於是是時天下既定財用滋豐非不能崇高

修大以示意而榮親也蓋太祖皇帝方無事時念深思遠以為厚葬非禮無益於孝作為終制以示後世法也昌陵熙陵定陵昭陵雖增損不一然皆非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實哀毁號慕之際有司而為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間仍以水災則公私事力為可知也伏惟陛下抑哀毁號慕之情奉太祖之中制其今来上宫下宫及兆域之數願一以安陵為祖使國用民力得少寛裕則四方觀聽知陛下愛

民念祖之心以為初政之美臣不勝區區之意

演繁露温公日記記英廟山陵舊制曰山陵皇堂壘石為四壁積材木於上以卷石覆之神宗以材木有時而朽則卷石必墜於梓宮不便更令就地為石槨以藏梓宮總管張若水恐穿地或墮陷四壁乃請於平地壘石為槨及後山陵復土梓宮入降隧道升石槨西首御夷牀不及地一尺而止俟已時一刻乃下仍於其上布方木及蓋條石乃設御座於蓋下闔石

門出築合隧道案此則是神宗慮木久遠必朽朽必壓故專令卷石為槫起自地上石既四周捲起交相鉤鬭永不壓壞最為堅耐趙州石橋正用捲石法故大水不能齧重車不墊也神宗雖有此旨若水董役不敢廢去舊制故捲石之上仍鋪蓋木設使蓋木朽壞而其下自有捲石承之殆無害也

宋史禮志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崩于崇慶宮詔園陵依慈聖光獻太皇太

后之制紹聖元年四月一日葬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東都事畧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冬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宋史禮志紹聖四年太史請遷去永裕陵禁山民冢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遷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令勿遷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名臣琬琰之集哲宗初秘書省正字范祖禹上言臣

閭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玉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覩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省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

見仁宗皇帝葬于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損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如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

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偪而不可為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省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

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
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輙
不自揆謹録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
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
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
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
之奉宸庫

宋史禮志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崩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依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鵲臺二各高四十一尺乳臺二各高二丈七尺神牆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

宋史后妃傳欽成朱皇后生哲宗崇寧元年二月薨追冊為皇后陪葬永裕陵　欽慈陳皇后生徽宗帝

崩守陵殿未幾薨建中靖國元年追册為皇太后陪

葬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

東都事畧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寧殿七

月壬寅葬永泰陵

禮志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

名臣琬琰之集陳瓘乞憫恤山陵人夫疏曰臣聞唐

穆宗山陵久雨時寒役人饑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篲

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兼諸色應奉之人例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畢之後即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干應奉之人悉蒙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迺者泰陵應奉之人緣雨水異常州縣督責甚於他時所以敘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

東都事畧昭懷皇后劉氏政和元年崩陪葬永泰陵

禮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紹興元年四月崩以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梓宮周身勿拘舊例以為他日遷祔之便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欑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廵檢一員衛卒百人

朝野雜記國朝自宣祖葬河南之永安其後六聖皆祔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崩于越州遣告權宜擇地欑殯俟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梓宮所周於身以為

他日遷奉之便於是權殯於會稽縣之上皇村以香火院為恭寧寺　昭慈之喪以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為橋道頓遞使神武左軍都統韓世忠為總管内侍楊公弼為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三百人穿復土不置五使永裕顯仁亦如之至髙宗山陵始備五使如典禮

揮麈録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曾公行議以為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

宜以欑宫爲名僉以爲當用之

徽宗永祐陵

東都事畧靖康二年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乙未帝崩十二年八月乙丑歸殯于龍德宫十月丙寅葬永祐陵

聞見録紹興巳未春徽宗梓宫歸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銍言遂改名永祐然漢平帝後漢殤帝

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漢惠帝唐懿宗皇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元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来不避也

揮麈録紹興戊午徽宗梓宫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名陵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實名之不

可犯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易曰永祐

朝野雜紀嶶宗梓宫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尚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欑宫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欑宫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欑許之議狀遠引明德而

近舍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高宗遺告亦稱攢宮迄
今循為故事　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金人乃以
梓宫還行在梓宫至寓于龍德別宫以故待漏院為
之在行宫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緯獻
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宫可還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
之道亦遺書諫官曽統奏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
者斵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
宫入境即登之以槨有司預製衮冕翬衣以往至則

納欑中不改斂　永祐陵在昭慈欑宫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二十畝欑宫歳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繕錢五千緡

東都事畧顯恭皇后王氏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欽宗崩葬永裕陵之次　明達皇后劉氏冊拜貴妃政和三年薨徽宗追冊為皇后陪葬惠恭皇后園　明節皇后劉氏由才人進位貴妃宣和三年薨追冊為皇后與明達並園

宋史后妃傳鄭皇后從上皇幸青城北遷留五年崩于五國城謚顯肅梓宫歸入境承之以槨納翬衣其中與徽宗合欑于會稽永祐陵　韋賢妃高宗母從上皇北遷紹興七年遥尊為皇太后十二年歸臨安居慈寧宫崩謚曰顯仁欑于永祐陵之西

朝野雜紀顯仁皇后欑宫在顯肅宫之西十九步二欑宫舊未有禁地顯仁既葬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凡民居丘墓皆遷之

文獻通考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欑宫詔兩欑宫禁地内有遷士庶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産山林地段專委守臣同檢察官陵所欑置告諭先估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户領毋令人吏乞覔騷擾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欑宫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毁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今皆為禁地而士庶丘隴錯雜其中隂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静陵域

且有内將外從天柱門三男之説或謂暫為欑宫不必挑去是故上貽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塚原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欑宫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内乃云盡令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説皆虚誕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

是當有天子之宫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宫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二十七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纍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委守臣出榜備坐宫陵制内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内舊墳有願遷出仰名保聞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

其遷出不願者仍舊從之

梅溪集王十朋代越帥王佐尚書上疏曰臣竊見攢宫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為常此固陛下奉先極孝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謂陵寢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静若頻歲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攢宫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

乞自今已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為拘但令本府常預備瓦石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寖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欽宗永獻陵

朝野雜紀欽宗之喪舉哀于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

寢地金人許以遷奉且併歸靖康梓宫朝廷難之金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云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使之金請陵寢地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河洛四十餘年今欲特遣泛使就彼祈請卿以為如何可密奏来俊卿以為未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所在欲求河南地為辭成大將行秘書少監李燾等

皆不以為然國子博士丘㝥輪對論其無益啓侮上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為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荅云臣但訴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輦洛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明年遣趙惟賀金主生辰復附國書畧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

驟還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金人從葬欽宗于鞏原而荆襄諜報乃謂金以十萬騎奉還陵寢比來中外洶洶邊塞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中興記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大赦天下詔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

演繁露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

文獻通考建炎元年五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
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北盟會編紹興九年二月以趙士㒟為朝陵使兵部
侍郎張燾副之士㒟燾往西京朝陵日延見父老宣
布天子德意迨至柏城披鉏荊棘隨宜葺治展敬成
禮而還五月回行在入對燾具劄子奏曰臣竊惟國
家遭百六之災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等恭謁栢城
至於慟哭祖宗在天之靈震怒已久躬行天討得無

望於陛下上問諸陵寢若何檜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讐上爲黯然

文獻通考時方庭實爲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爲上言之由是大忤秦檜

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園陵內並無損動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塋列損枳橘柏株

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

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減裂

宋史理宗紀端平元年春正月史嵩之露布告金亡

遣郭春按循故壞請奉先縣汎埽祖宗陵寢三月詔

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祗候林拓詣洛陽省謁

八陵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八月朱揚

祖林拓朝謁八陵回以圖進上問諸陵相去幾何及

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上忍涕歎息

讀禮通考卷九十一

讀禮通考卷九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十一

山陵五

高宗永思陵

文獻通考淳熙十四年高宗崩欑永思陵詔欑宫遵

遺詔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内庫及封樁錢物

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

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欑宫為名有所貢獻

趙忠定公奏議竊惟祖宗陵寢皆在洛陽累朝制度具存典禮惟紹興中徽宗皇帝梓宫既還未能歸葬故一時欑奉權在會稽雖寢衛之制已嚴而山陵之土未復規制淺薄可為深憂竊聞當時議者之言欲俟恢復疆土之後奉迎靈駕歸祔永昌迹其本謀初若甚善然荏苒歲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皇帝山陵命使遠日有期陛下篤

於送終動遵禮訓臣謂與其慕虛名而受實害孰若及時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葬於蒼梧禹都平陽葬於會稽皆因廵狩不反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願遠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為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迸除使千萬世永絶後害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汝愚又論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曰伏聞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奏欑臣仰惟陛

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衰絰行三年之喪思窮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猶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者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宫雖已奉欑要非久計況兩京在遠道路阻脩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誼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亦皆用七月伏望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意遵用累朝典禮議行

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不必過為開廣以藏無用之物此去三月間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宜輕議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

思陵録王相淮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綍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點用永思

文獻通考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大行太上皇帝

神穴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欑殿籬圍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欑殿近上正西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思陵録思陵上宮為獻殿三門六椽中間闊一丈六尺兩間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後為龜頭三間中間闊一丈六尺兩間各五尺其深二丈四尺皇堂在焉初開穴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闊三丈二尺深九尺四圍用白石膠土五層以石周砌為石藏長一

丈六尺二寸濶一丈六寸所用榑長一丈二尺三寸
高七尺一寸濶五尺五寸納梓宫於中覆以天盤𡟰
綑乃用青石為壓欄次鋪承重柏木枋二十餘條次
鋪白氊二重次鋪竹篾然後用青石條掩攢訖上用
香土二寸容土六寸然後以方磚砌地其實土不及
尺耳下宫之制殿門三間四椽每間闊一丈四尺深
二丈前後殿各三間六椽其深三丈每間闊一丈四
尺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其深一丈六尺每間闊

一丈一尺殿門東西皆有挾屋一間六椽各闊一丈六尺其深三丈又有櫺星門神遊亭換衣廳

永思陵欑宮修奉使司據都壕寨官符思永申據修

奉監修申契勘依奉聖旨指揮修奉永思陵欑宮今據諸作合干人都壕寨于慶等狀申開具造到上下宮殿宇門廊間架安卓等下項並於三月十二日一

切畢工

一上宮　殿一座三門六椽入深三丈心間闊一丈

六尺兩次間各闊一丈二尺並龜頭一座三間入深
二丈四尺心間闊一丈六尺兩次間各闊五尺並四
下昂柱頭骨朶子月梁栿紋單栱幞風柱五寸二分
五釐材徹脊明圓椽順板内龜頭連檐四椽月梁栿
五寸二分五釐材圓椽厦板兩轉出角四入角扇子
白板下簷平柱高一丈二尺柱置在内頭頂並係丹
粉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週迴檘風簮共一百二
十扇并构欄子一十七間並係礬紅刷油造及腔内

出綠小紋子共三十八扇係朱紅漆造黃紗糊飾安釘鍮石葉段事件頭頂鋪釘竹笆瓶板瓦結甍行壠并安鴟䲭週迴山斜額道壁子並紅灰泥飾方磚鋪砌地面中城磚壘砌堦頭高三尺并週迴散水面南墁地白石壓欄石碇踏道角石角柱並引手构欄子望柱覆蓮柱頭獅子龜頭皇堂石藏子一座裏明南北長一丈六尺二寸東西闊一丈六寸白石箱壁二重共厚四尺檞土石一重厚一尺深九尺上用青石

壓欄一重厚八寸鋪承重柏木枋子二十二條上鋪白𤬪二重安砌蓋條青石十條高一尺打築鋪砌磚土共厚一尺通深一丈二尺箱壁石用鐵古字并鉛澆灌　殿門一座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心間闊一丈六尺兩次間各闊一丈二尺四鋪下昂絞耍頭柱頭骨朶子分心柱四寸五分材月梁栿徹脊明圓椽順板扇子白板直㢑造下簷平柱高一丈二尺柱置在內頭項丹粉赤白裝造碁紅油造柱木硬門三合額

頰地栿門開鐵鵝臺桶子墨油浮甌釘葉段門鈸頭
頂鋪釘竹笆瓶板瓦結甏竹攏安鴟鵃迴廻山斜頷
道壁落紅灰泥飾土坯壘砌兩山墻紅灰泥飾中城
磚鋪砌地面壘砌堦頭髙二尺五寸并砌散水白石
壓欄石碇并前後踏道及安砌面南白石墁地　火
窑子一座作二三壘澀腰花坐頭頂頭柱頭㪷口跳
骨朶子中城磚并除磚飛放簷槽小瓶板瓦結甏行
壟并三壁捲輂門子磚窻裏用鐵索并丹粉赤白裝

造　殿門中城磚六瓣壘砌水鋼四坐并設坐水大
桶二隻提水桶一十隻并灑子　欞星門南北共二
坐柱頭上各安閥閱并各安門二扇肘葉門鈸桶子
全并石門砧及礬紅油造柱木門戶外籬門一座安
卓門二扇並礬紅刷油造柱木并門及兩壁扎縛打
立實竹籬二十餘丈并立籬健石紅灰牆週迴長六
十三丈五尺上用杚笆椽鋪釘竹笆甌板瓦結甃行
壠礬紅刷造杚笆椽紅灰泥飾圍牆下脚用銀錠磚

壘砌隅減幷中城磚壘砌鵲臺三堵　裏籬磚墻係中城磚繞簷壘砌週迴長八十七丈上用瓪板瓦結甃行壠　東壁隅截磚墻係中城磚蹺壘砌長四十丈　土地廟一座幷龜頭一門頭頂並係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等白灰泥飾壁落幷仰塈中城磚砌地面幷堦頭中板瓦結甃行壠幷面南西壁壘砌火窯子一座土地神衆共七尊黑漆供牀一張巡鋪屋墻裏外共四間並白灰泥飾壁落中板瓦結

甃地紅刷油造柱木立精地栿并週迴簷槽并磚砌

水缸四坐條磚砂堦東壁路道闊四丈長四十丈

一下宮　殿門一座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闊一

丈四尺重枓口跳身內單栱方植栿徹脊明圓椽順

板扇子白板分心柱直櫼造下簷平柱高一丈四寸

柱置在內頭項丹粉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并軟

硬門二合及頰額地栿門開等并黄油浮漚釘及門

鈸肘葉鵝臺桶子頭項鋪釘竹笆瓪板瓦結甃行壠

并鴟鵃及週廻額道山斜壁子並紅灰造作并土坯壘砌兩山墻紅灰泥飾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堦頭高二尺并砌散水及白石安砌壓欄石碇并前後踏道火窰子一座下二三壘澀腰花坐頭頂顯柱頭𣃒口跳骨朶子中城磚并條磚飛放簷槽小瓪瓦結甍行壠三壁捲竃門子磚窻裏用鐵索及用丹粉赤白裝造　前後殿二座各三間六椽入深三丈各闊一丈四尺四鋪捲頭壓内絞單栱攀間心門前栿項柱兩

山鍬𪄼柱徹脊明五寸二分五𤲞材圓椽順板扇子
白板柱頭骨朶子直㢘造下簷平柱高一丈一尺柱
罝在内頭頂並條丹粉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並
板壁二十四扇朱紅漆造出線小紋槅子四十扇黄
紗糊飾安釘鍮石葉段事件并砮紅油造擗風簮八
十扇并构欄子八間頭頂鋪釘竹笆瓪板瓦結甍行
壠并安鴟鴞方磚砌面中城磚壘砌堦頭高二尺五
寸并打花側砌天井子踴路并兩壁路道及包砌水

銅四坐白石壓欄石碇并踏道二坐引手杓欄子望柱覆蓮柱頭獅子　殿門東西兩挾各一間四椽入深二丈間闊一丈六尺單斗直替方額混栿方椽硬簷下簷柱高八尺五寸柱置在内頭頂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黑油杈子二間頭頂鋪釘竹笆白灰仰瓪中板瓦結甃週迴壁落白灰泥飾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堦頭高一尺五寸白石壓欄石碇　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入深一丈六尺各間闊一丈一

尺下簷單枓直替方額混栿方椽硬簷造頭頂丹粉

赤白裝造䂬紅油造柱木中城磚鋪砌地面并砌堦

頭高一尺五寸頭頂鋪釘竹笆白灰仰泥中板瓦結

甃白石壓欄石碇東西兩簷並係土墻三十六間白

灰泥飾　後殿東西兩挾各一間六椽入深三丈各

間闊一丈六尺方混栿方椽硬簷造頭頂並係丹粉

赤白裝造䂬紅油造柱木中城磚鋪砌地面土坯壘

砌坯墻白灰泥飾頭頂鋪釘竹笆白灰仰涅白石壓

欄石碇及中城磚砌堦頭高一尺五寸頭頂鋪釘竹
笆并案卓朱紅槅子八扇黄紗糊造鍮石葉事件
櫺星門一座柱頭上安閥閲并安卓門二扇並條磬
紅刷油造及釘造肘葉門鈸䳺臺桶子并石門砧
外籬門一座安卓門二扇並磬紅刷油造及安白石
門砧綽楔門一座安卓竹門二扇並條磬紅油造
神厨五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闊一丈一尺單斗直
替方額混桄方椽硬簷心間安釘平暗椽板一間頭

項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直櫺窻白灰泥飾
壁落中板瓦結甍幷壘砌鍋竈五事爐二隻白石壓
欄石碇　神厨過廊三間幷奉使房二間及香火房
二間頭項並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黑油直
櫺窻頭項鋪釘竹笆仰塈中瓦板結甍行壟白灰泥
飾週迴壁落中城磚砌地面白石壓欄石碇内香火
房壘砌火窰子一座　潛火屋幷庫屋四間頭項簷
槽丹粉赤白裝造中板瓦結甍行壟白灰泥飾壁落

礬紅油造柱木門戸黑油直櫺窻中城磚壘砌堦頭
換衣廳三間頭頂中板瓦結甃鋪釘竹笆白灰仰
塈并週迴壁落礬紅油柱木黑油直櫺窻槅子丹粉
赤白裝造頭頂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壘砌堦頭白石
壓欄石碇前後踏道　鋪屋圍墻裏外五間頭頂中
瓦板結甃白灰壁落礬紅刷造週迴簷槽及礬紅油
造柱木立精地栿中城磚壘砌堦頭磚砌水鋼五坐
廟子一座并龜頭一間頭頂中板瓦結甃行壟頭

頂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造柱木白灰泥壁落中城
磚砌地面幷堦頭及踏道土地神衆共七尊黑漆供
牀一張　神游亭一座頭頂瓶結甍行壟三面坐嵌
枸欄子週迴擗簾杆掛笿並礬紅油造頭頂丹粉赤
白裝飾方磚砌地面中城磚壘砌堦頭幷踏道一座
及安白石碁臺一副幷面南壘砌花臺一座長丈八
尺闊一丈五尺上安白石壓欄條白石望柱上攏黑
油方木檽子十五丈　過道門四門頭頂中板瓦結

畫白灰仰塈并壁落丹粉赤白裝造礬紅油柱木

週迴白灰圍墻長一百三丈六尺上用杇笆椽鋪釘

竹笆中板瓦結畫行壟礬紅刷造杇笆椽白灰泥飾

一上下宫東壁扎縛打立竹實笆籬七十餘丈西

壁展套茨籬一百餘丈

一上下宫諸處白石板安砌路道長一百八十餘丈

一上下宫東西兩壁各打實竹籬長二十九丈六尺

并竹門二座　右件如前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謹狀淳熙十五年三月日履正大夫昭慶軍承宣使
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欑宫修奉鈐轄霍汝弼降授右
武大夫榮刺史殿前副都指揮使欑宫修奉都護郭
棣
永思陵欑宫修奉使司承按行使司牒勘會本司於
今月十九日將帶太史局判局尅擇官詣欑宫按視
得聖神文武憲孝皇帝欑宫塋域神穴並神圍四正
並得元按摽劄地段除已奏聞外請照會施行本司

尋牒都壕寨官照應故例施行去後今據都壕官符思永申本司尋牒監修官施行去後據回申據都壕寨于慶等狀已將神穴心椿土末起拆訖又用底板石補砌於當今来所修永思陵皇堂四壁箱壁石各係二重共闊四尺膠土各闊四尺四寸擗土石一重係各厚一尺通共元開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闊三丈二尺用石板安砌打築圓備其皇堂裏明深九尺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尺槨長一丈二尺

一寸高七尺一寸闊五尺五寸將來四壁若下神煞
并椁底及進梓宮次進椁身并安設天盤𦊰綱委得
並無妨礙本司保明是實申乞照會續又據都壕寨
官符思永申備據監修官申尋勘合干人楊椿等開
具到皇堂丈尺并石段柏木枋等數目下項申乞照
會
一皇堂開通長三丈七尺六寸通闊三丈二尺深九
尺係裏明用擗土石五層週迴用一百六十段雙頭

石各長四尺闊二尺厚一尺壘砌一底板石三十段內六段各長一丈一尺闊三尺二寸二十四段各長四尺闊二尺五寸厚八寸一石藏裏明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寸深九尺係層雙頭石各長四尺闊二尺厚一尺用三百二十四段壘砌并神穴心地已補砌了當用過石一段一青石子口一十四段石段上壓欄使用各闊一尺九寸五分厚八寸長短不等一青盖條用一十條各長一大五尺闊二尺厚一尺

一眾重柏木枋二十二條闊狹不等折荅闊一丈六尺二寸長一丈二尺二寸厚八寸青石蓋條眾重柏木枋並已安範門試了當一壇係鋪兩重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二尺用八六白壇四領四六白壇八領兩重共約厚二寸一攢訖皇堂上用香土二寸於香土上用客土六寸鋪襯訖用方磚鋪砌地面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淳熙十五年三月日具位

如前

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葢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側并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宗繼從其兆則廹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欑宮淺薄可為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畢矣

宋史后妃傳憲節邢皇后從三宮北遷高宗即位遥

册為皇后紹興九年后崩於五國城顯仁太后回鑾始得崩聞十二年八月后梓宫至攢於聖獻太后梓宫之西北

宋史禮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四年三月權殯於永思陵

孝宗永阜陵

宋史禮志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慶元二年詔於永思陵下宫之西修奉攢宫上陵名曰永阜

趙忠定公奏議臣伏見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上仙是時方駐蹕會稽江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未能歸祔始為殯厝蓋用權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不絕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主和好而南北之勢分永祐永思因仍不改間見習熟視以為常遂致諸陵尚存淺土其制卑薄可為深憂復於獻殿之中蔽以廈屋不達天地之氣不覩日月之光年歲滋深大葬無日考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亦所甚忌臣每

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壽聖皇帝將卜因山宜稽
舊典稍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風土之宜但使
皇堂尺度不可太廣蓋石博厚不可不增修建陵臺
酌為中制仍為獻殿勿復幽扃庶幾葬者永安後嗣
蒙福伏乞聖明特賜俞允　又疏曰臣聞養生不足
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大行壽聖皇帝山陵
之奉陛下安得不致其敬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
洛陽制度崇深具在簡策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

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髙且廣守衛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縁南渡暫卜稽山號曰欑宫蓋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宫本朝克復神京奏遷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荏苒歲時今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為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西已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尺復土之後僅能掩棺聞者寒心幾於慢藏雖江南

土地卑薄難擬故都然近今王氣所鍾豈無佳兆其如拘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刑責太嚴事體至重人懷茍且各為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思君父危辱之禍皆不暇顧惜嗚呼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歷考古今無非商鑒今昌熙在遠恢復未期豈宜徒狥虛名以基實禍臣比見按行使副還自會稽皆言陰陽家流須用丙山壬向仝類按圖索馬不復他營若以昭穆安排苦無餘地僅一穴又下思

陵伏思穆恭二宫他日如何合祔其後利害臣未敢
言失今不圖後悔何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
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陽之説擇平原髙燥之地
為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臺悉遵舊制陛下盡送終
之禮壽皇享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甚
朱子大全集具位臣朱熹准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
攢宫覆案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
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限三日集

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去
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
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聞者臣竊惟
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
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
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於兹議論紛紜訖
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縁專信臺史而不廣求
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

麤畧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偪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决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臣盖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

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

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宗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挻灾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

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

不用今乃以為祖宗已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盖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絶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

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

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無水石邪且大贇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邪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

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宫置之水中而畧無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脱使其言别有曲折然一板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宫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

使醫者之施砭艾者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遍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二三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

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麤知梗概大約平穩優於

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
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
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
七處然後遣官案行命使覆案不拘官品但取通曉
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
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
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别求吉兆為上此十字
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

臣子之心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
數非敢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
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
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
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
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
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黙黙無
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

幸甚謹録奏聞

朝野雜記紹熙末將營永阜陵趙子直以思陵之旁土薄水淺議卜於臨安之中軍寨朱晦翁亦乞於近畿改卜衆議不同復祔於會稽之域其後遂建永崇陵焉

孝宗將殯子直為樞密使建議以欑宫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宫初期尅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

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荆大聲
已卜地思陵之旁開深五尺下有泉石按行使趙德
老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乎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
寨為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為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
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
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為覆按使還言
當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内廷左右以上久居喪次
内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

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復上奏論臺史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舊穴五尺之下負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来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

平遼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竊見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畿甸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説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

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説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阜殯陵於會稽孚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懿皇后則殯於南山淨慈寺

宋史后妃傳孝宗成穆郭皇后生光宗紹興二十六年薨及受禪追冊為皇后謚恭懷尋改安穆及營阜陵又改成穆

成恭夏皇后乾道三年崩謚安恭寧宗時改謚成恭

宋史禮志成肅皇后謝氏開禧三年崩殯於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閒有諸后上仙縁無山陵可祔是致别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

既安並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册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册改殯所爲欑宫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

光宗永崇陵

宋史慶元六年八月庚寅太上皇帝不豫辛卯崩于壽康宫十二月辛卯欑於永崇陵

文獻通考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寨行使副韓邈黄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大行太上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宫門地段委是國音王氣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既而差官覆按從之

宋史后妃傳光宗慈懿李皇后慶元六年崩權欑于臨安府南山之修吉寺

寧宗永茂陵

宋史本紀嘉定十七年八月丁酉帝崩于福寧殿寶慶元年三月癸酉葬于會稽之永茂陵

宋史后妃傳寧宗光淑韓皇后慶元六年崩權欑于臨安府南山之廣教寺

宋史禮志寧宗恭聖仁烈皇后楊氏紹定五年十二月崩祔葬茂陵

方輿勝覽寧宗茂陵其地乃泰寧寺舊址嘉定十七年冬〻命楊暟為按行使歸奏〻云泰寧寺之山岡巒偉

特五峯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
秀宜為先帝弓劍之藏遂遷寺定卜焉
理宗永穆陵
宋史本紀景定五年冬十月丁卯帝崩咸淳元年三
月甲申葬于會稽之永穆陵
度宗永紹陵
宋史本紀咸淳十年秋七月癸未帝崩于福寧殿德
祐元年正月壬午葬于永紹陵

乾學案元世祖時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真珈方怙勢淫虐嗾其徒嗣古妙高上言前宋會稽諸陵寢當毀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真珈遂悉掘徽宗以下十餘陵攫取金玉珍寶無遺已乃盡裒諸帝后骼胔建白塔於杭之故宫名曰鎮南以示壓勝又截理宗顱骨為飲器真珈敗其資皆籍於官飲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至明太祖時危素

在翰林宴見備言始末於上上歎息良久謂
素曰宋主初無大失德元與宋亦無世仇既
取其國何乃縱姦人肆惡若此邪特遣主事
谷秉義至北平購訪顱骨所在得諸西僧汝
納所諭有司厝於高坐寺之西北其明年紹
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故陵

輟耕録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
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録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叟

倪君過余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横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

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
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謝曰君
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
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
露奈何唐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
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匱複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
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

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
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
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
禍者北爲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
風震動吳越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
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髑形南面
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
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蜿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

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
翠盖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礔礰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
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
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
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
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凫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

節天家一騎奉香来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髙冢孝冢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髙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

其一絶云一坏未築珠宫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来餘七首尤淒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枝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

龍所藏尋常螻蝗不敢穴移来此種非人間曽識萬
年觴底月蜀魄飛繞百鳥臣長夜一聲山竹裂又一
首有曰君不見羊之年馬之月辟歷一聲山石裂閳
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此五詩與前所録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
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
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冬青植所函土
上而作冬冬青詩我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

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邪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窻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髠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髠遂獻其寺旋又發

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脅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刦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亙天盖寶氣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

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鄰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至此被發掘徽

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沈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蜕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内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蜕化而仙未聞并骨蜕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死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兇棄而不取往往為村民所得閒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寸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急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遂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

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間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臠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絶不同蓋甞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已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

踵殞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而問焉

彭瑋曰輟耕錄載宋發諸陵事未備謹案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申桑哥為相與江南浮屠揔攝楊璉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髙上言欲毁宋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寶利其殉寶也又褻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宫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兇胡事敗飲器亦籍入於

官以賜帝師發陵時唐珏王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别山下植冬青為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黄袍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珙為名儒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翶為託瘦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䕶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花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工飛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至正月十九年己亥偽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是録所載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塔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録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為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

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李迪并先儒楊維禎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覯者詳之

孫賜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如山高麗人皆知為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於此以空柩歸中國耳

乾學案癸辛雜識謂元姦僧發徽欽二陵皆空棺先時為金人所紿原未嘗還中國越中何嘗有徽欽之陵而姦僧又於何所發掘覯此一事之謬則諸說之傳聞失實亦有之矣

端宗永福陵

行朝録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崖山陵曰永福

廣州鄉賢録帝舟次於化州之界病大作四月帝崩於碙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殯於香山馬南寶家僞爲梓宫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

遼太祖祖陵

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甲戌次扶餘府上崩九月丁卯梓宫至皇都權殯于子城西北二年八月丁酉葬于

祖陵置祖州天成軍節度使以奉陵寢
遼后妃傳淳欽皇后述律氏應歷三年崩祔祖陵
太宗懷陵
遼史大同元年夏四月丁丑上崩于欒城九月壬子
朔葬于鳳山陵曰懷陵
后妃傳靖安皇后蕭氏生穆宗天顯十年崩葬奉陵
世宗顯陵
遼史天祿五年九月帝自將南伐次歸化州察割反

帝遇弒應歷元年葬于顯州西山陵曰顯陵

后妃傳懷節皇后蕭氏生景宗天禄末立為后察割

作亂遇害

世宗妃甄氏後唐宫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及即位

立為皇后察割作亂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醫巫閭

山建廟陵寢側

穆宗懷陵

遼史應歷十九年三月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

古等六人反帝遇弒祔葬懷陵

景宗乾陵

遼史乾亨四年九月幸雲州獵於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十二月癸酉奉大行皇帝梓宮於菆塗殿統和元年二月甲午葬乾陵

后妃傳睿知皇后蕭氏生聖宗統和二十七年崩

遼史本紀二十八年夏四月甲子葬太后於乾陵

聖宗慶陵

遼史太平十一年六月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已卯帝崩於行宮乙未奉梓宮殯於永安山太平殿八月壬午遷梓宮於菆塗殿十一月甲午葬於慶陵

后妃傳仁德皇后蕭氏欽哀皇后蕭氏並祔慶陵

興宗慶陵

遼史重熙二十四年秋七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不豫八月丁亥疾大漸己丑帝崩於行宮十一月甲子葬於慶陵宋及高麗遣使來會名其山曰永興

后妃傳仁懿皇后蕭氏生道宗太康二年崩

遼史本紀太康二年六月甲午葬仁懿皇后於慶陵

道宗慶陵

遼史壽隆七年春正月甲戌上崩於行宫六月辛亥

葬於慶陵

后妃傳宣懿皇后蕭氏乾統初合葬慶陵　惠妃蕭

氏太康二年立為皇后葬太子山

天祚帝

遼史保大五年帝為金人所獲降封海濵王改封豫

王皇統五年葬於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

宣宗永安陵

遼史耶律淳者世號為北遼興宗第四孫保大二年

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

事勸進遂即位建福元年病死葬燕西香山永安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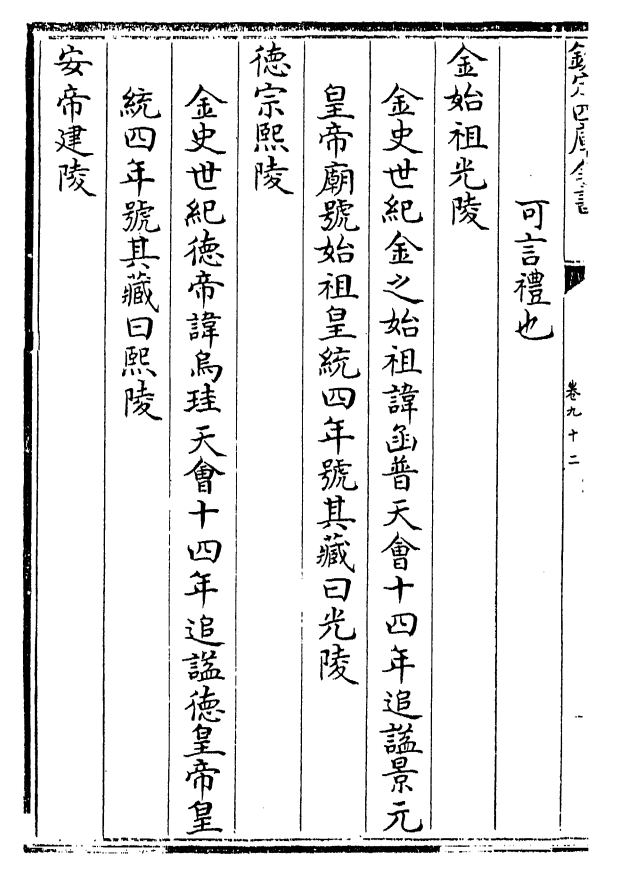
附

義宗顯陵

遼史宗室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册元年立為皇

太子忽汗城降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讓位焉葬於醫巫閭山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

乾學案遼太宗葬懷陵穆宗祔焉可也聖宗葬慶陵而興宗道宗皆因之何與東丹王之葬既名之曰顯陵矣而世宗復曰顯陵均未



可言禮也

金始祖光陵

金史世紀金之始祖諱函普天會十四年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光陵

德宗熙陵

金史世紀德帝諱烏珪天會十四年追謚德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熙陵

安帝建陵

金史世紀安帝諱跋海天會十四年追謚安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建陵

獻祖輝陵

金史世紀獻祖諱綏可天會十四年追謚定昭皇帝廟號獻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輝陵

昭祖安陵

金史世紀昭祖諱石珪天會十四年追謚成襄皇帝廟號昭祖皇統四年藏號安陵

景祖定陵

金史世紀景祖諱烏古廼天會十四年追謚惠桓皇帝廟號景祖皇統四年藏號定陵

世祖永陵

金史世紀世祖諱刻里鉢天會十五年追謚聖肅皇帝廟號世祖皇統四年藏號永陵

肅宗泰陵

金史世紀世祖母弟頗拉淑景祖第四子也是為肅

宗天會十五年追謚穆憲皇帝皇統四年藏號泰陵

穆宗獻陵

金史世紀穆宗諱英格景祖第五子也天會十五年追謚孝平皇帝廟號穆宗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獻陵

康宗喬陵

金史世紀康宗世祖長子也天會十五年追謚恭簡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喬陵

乾學案天會金太宗建元也本紀止十三年

而世紀屢書十四十五年未詳

煬王紀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

太祖睿陵

金本紀天輔七年八月戊申上崩于部堵濼西行宮九月癸丑梓宮至上京乙卯葬宮城西南寧神殿天會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開天啓祚睿德神

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常所駐蹕之地皇統四年改和
陵曰睿陵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號睿
陵
海陵煬王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
寺為山陵建行宮其麓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
奉遷太祖太宗梓宮丙寅如大房山營山陵八月甲
申啓土十月巳卯梓宮至中都以大安殿為丕承殿
安置丁酉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寧十一月乙巳朔

梓宫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

金史后妃傳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四年正月崩于慶元宫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金史海陵遷諸陵于大房山以達蘭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太宗恭陵

金本紀天會十三年正月己巳上崩于明德宫三月丁酉葬和陵皇統四年改號恭陵貞元三年十一月

戊申改葬于大房仍號恭陵

金史后妃傳太宗欽仁皇后唐古氏皇統二年崩于

明德宮祔葬恭陵

神麓記金太祖葬地號曰泰陵太宗所葬之墳山號

曰豫陵

乾學案金太祖睿陵太宗恭陵後改葬房山

名仍其舊苗氏所紀特與不同或者其初擬

名也

熙宗思陵

金本紀皇統九年十二月忽土阿勒楚呼弑帝亮復前手刃之帝崩左丞相秉德等遂奉亮為帝降帝為東昏王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二十七年改廟號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狹小改葬于峨眉谷仍號思陵

思陵録淳熙十五年諜報金人制曰朕惟熙宗孝成

皇帝以武元適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安乂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姦黨遂成簒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罪惡貶為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合禮文升祔太室復加美謚尊而崇之惟葬非其所蓋嘗憮然爰命有司卜地

涓日奉遷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葬于思陵庶
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大宗二十八年十一月
金史后妃傳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大定間祔葬思
陵
海陵煬王墓
金本紀正隆六年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
十一月乙未完顏元宜等軍反帝遇弑崩大定二年
降封為海陵郡王二月世宗使小底婁寶與南京官

遷其柩于寧德宮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有司奏煬王之罪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塋域乃詔降爲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世宗興陵

金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癸巳崩于福安殿四月乙酉葬興陵

乾學案興陵熙宗既已名景宣帝之藏矣世

宗陵復名之何也

金史后妃傳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后既離濟南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世宗過良鄉葬后于宛平縣土鲁原大定二年追冊為后十二年五月車駕幸土鲁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戊午奉安于磐寧宮庚申葬於

坤厚陵二十九年祔葬興陵

元妃李氏生衛紹王大定二十一年以疾薨葬于海王莊二十八年陪葬于坤厚陵

章宗道陵

金本紀泰和八年十一月乙卯上不豫丙辰崩于福安殿大安元年二月甲申葬道陵

金史后妃傳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崩大安初祔葬道陵

宣宗德陵

金本紀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上崩于寧德殿明年三月庚申葬德陵

金史后妃傳宣宗明惠皇后王氏生哀宗正大八年九月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

附

徽宗興陵

金世紀景宣皇帝太祖第二子天會二年薨熙宗即

位追上尊謚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改葬興陵

睿宗景陵

金世紀睿宗皇帝大定上尊謚陪葬睿陵改葬于大

房山號景陵

金史后妃傳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大歷

二年祔葬景陵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正隆六年五月辛初后自建

浮圖于遼陽是爲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

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圖法置塔於此不必合葬也世宗深念遺命乃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于塔前勅禮部尚書王競為塔銘

顯宗裕陵

金世紀顯宗皇帝世宗第二子大定二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崩于承華殿七月賜謚宣孝太子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世宗崩太孫即位是為章宗五月追謚光孝皇帝廟號顯宗陵曰裕陵

金史后妃傳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明昌二年正月崩于隆慶宮祔葬裕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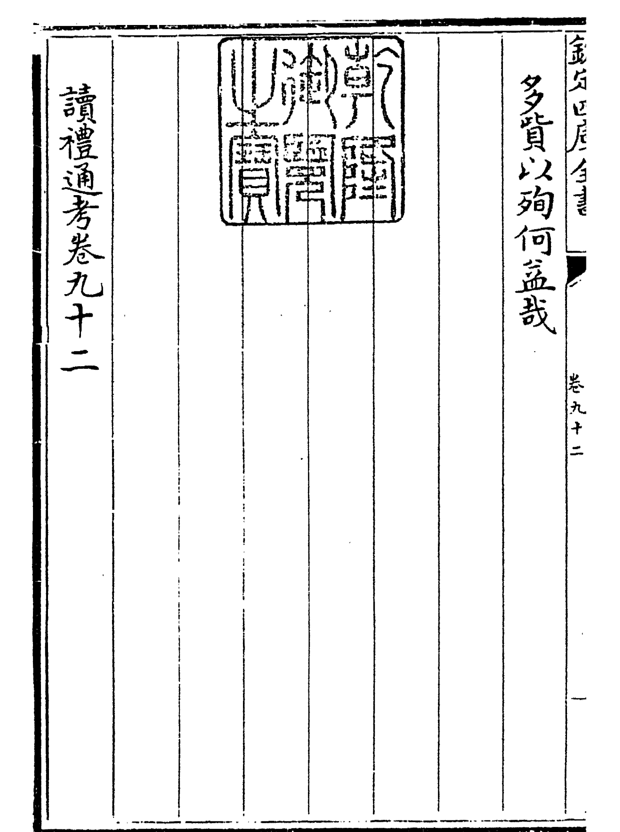
元諸帝陵 元之諸帝皆葬起輦谷

元史祭祀志凡宫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襪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楪匙筯各一殮訖用黄金為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為簾覆棺亦以納失失

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黄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以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

潘墳禇記室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為甚侈窮天下之力以崇山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槨盡後宫之女

以殉埋葬墳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棺裏用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黄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蹟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



多貲以殉何益哉

讀禮通考卷九十二